##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戲

弈棋 羊玄保 王積薪 一行 韋延祐 日本王子 彈棋 漢成帝 魏文帝 藏鉤 桓玄 高映 石旻 雜戲弈棋

羊玄保

宋文帝善奕棋,常與太平羊玄保棋。玄保戲賭得宣城太守,當敕除以為虛受。(出《談藪》)

王積薪

玄宗南狩,百司奔赴行在,翰林善棋者王積薪從焉。蜀道隘狹。每行旅止息,道中之郵亭人舍,多為尊官有力之所先。積薪棲無所入,因沿溪深遠,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。但有婦姑,皆闔戶,止給水火。才暝,婦姑皆闔戶而休。積薪棲於簷下,夜闌不寢。忽聞堂內姑謂婦曰:「良宵無以適興,與子圍棋一賭可乎?」婦曰:「諾。」積薪私心奇之:堂內素無燈燭,又婦姑各在東西室。積薪乃附耳門扉。俄聞婦曰:「起東五南九置子矣。」姑應曰:「東五南十置子矣。」姑又曰:「起西八南十二置子矣。」姑又應曰:「西九南十置子矣。」每置一子,皆良久思唯。夜將盡四更,積薪一一密記,其下止三十六。忽聞姑曰:「子已敗矣,吾止勝九枰耳。」婦亦甘焉。積薪遲明,具衣冠請問。孤姥曰:「爾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。」積薪即出囊中局,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。未及十數,孤姥顧謂婦曰:「是子可教以常勢耳。」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,其意甚略。積薪即更求其說,孤老笑曰:「止此亦無敵於人間矣。」積薪虔謝而別。行十數步,再詣,則失向來之室閭矣。自是積薪之藝,絕無其倫。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,罄竭心力,較其九枰之勝,終不得也。因名「鄧艾開蜀勢」,至今棋圖有焉,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。(出《集異記》)

一行

一行本不解奕棋,因會燕公宅,觀王積薪棋一局,遂與之敵。笑謂燕公曰:「此但爭先耳。若念貧道四句乘除語,則人人為國 手。」晉羅什與人棋,拾敵死子,空處如龍鳳形。或言王積薪對玄宗棋,局畢,悉持出。(出《酉陽雜俎》)

韋延祐

韋延祐圍棋,與李士秀敵手。士秀惜其名,不肯先。寧輸延祐籌,終饒兩路。延祐本應明經學,道過大梁。其護戎知其善棋。表 進之。遂因言江淮足棋人,就中弈棋明經者多解。(出《嘉話錄》)

日本王子

大中中,日本國王子來朝,獻寶器音樂。上設百戲珍饌以禮焉。王子善圍棋,上敕待詔顧(「顧」原作「顏」,據明抄本改。)師言對手。王子出楸玉棋局,冷暖玉棋子。云:「本國之東三萬里,有集真島,島上有凝霞台,台上有手譚池,池中出玉子。不由制度,自然黑白分明。冬溫夏冷,故謂之冷暖玉。更產如楸玉,狀類楸木。琢之為棋局,光潔可鑒。」及師言與之敵手,至三十三下,勝負未決。師言懼辱君命,而汗手凝思,方敢落指。即謂之鎮神頭,乃是解兩徵勢也。王子瞪目縮臂,已伏不勝。回話鴻臚曰:「待詔第幾手耶。」鴻臚詭對曰:「第三手也。」師言實稱國手。王子曰:「願見第一。」曰:「王子勝第三,方得見第二,勝第二,得見第一。今欲見第一,其可得乎?」王子掩局而吁曰:「小國之第一,不如大國之第三。信矣!」今好事者,尚有顧師言「三十三下鎮神頭圖」。(出《杜陽編》)

彈棋

漢成帝

漢成帝好蹙鞠,群臣以蹙鞠勞體,非尊者所宜。帝曰:「朕好之,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。」劉向奏彈棋以獻,上悅。賜之青羔裘紫絲屢,服以朝覲。(出《小說》)

魏文帝

彈棋,魏宮內用裝棋戲也。文帝為之特妙,用手巾角拂之,無不中者。有客自云能,帝使為之。客著葛巾低頭拂棋,妙殆逾於帝。(出《世說》)

又文帝嘗云:「予於他戲弄之事,少所喜,唯彈棋略盡其妙。少時嘗為之賦。昔京師妙工有二焉,合卿侯東方世安、張公子,常恨不得與之對也。」今彈棋用棋二十四色,色別貴賤。又魏戲法。先立一棋與局中,餘者間白黑圓繞之,十八籌成都。(出《世說》)

藏鉤

舊言藏鉤起於鉤弋,蓋依辛氏《三秦記》云:漢武鉤弋夫人手拳,時人效之,目為藏鉤也。殷敬順《敬訓》曰:彄與摳同,眾人 分曹,手藏物,探取之。又令藏鉤,乘一人,則來往於兩朋,謂之誐鴟。《風土記》曰:藏鉤之戲,分二曹以較勝負。若人偶則敵 對;若奇,則使一人為游附。或屬上曹,或屬下曹,為飛鳥。又令為此戲,必於正月。據《風土記》,在臘祭後也。庾闡《藏鉤賦》 云:予以臘後,命中外以行鉤為戲矣。(出《酉陽雜俎》)

桓玄

股仲堪與桓玄共藏鉤,一朋百籌。桓朋欲不勝,唯餘虎探在。顧愷之為殷仲堪參軍,屬病疾在廨。桓遣信,請顧起病,令射取虎 探。即來,坐定。語顧云:「君可取鉤。」顧答云:「賞百匹布,顧即取得鉤。」桓朋遂勝。(出《渚宮故事》)

高映

舊說,藏彄令人生離,或言占語有徵也。舉人高映,善意彄。殷成式常於荊州藏鉤,每曹五十餘人,十中其九。同曹鉤亦知其處,當時疑有他術。訪之,映言但意舉止辭色,若察因視盜也。(出《酉陽雜俎》)

石旻

山人石旻尤妙打彄。與張又新兄弟善。暇夜會客,因試其意彄,注之必中。張遂置鉤於巾襞中

created by free version of Document

頃眼鉤,在張君襆頭左翅中,其妙如此。旻後居揚州,段成式因識之。曾祈其術,石謂成式可先畫人首數十,遣胡越異貌,辯其相當 授。疑其見始,竟不及畫。(出《酉陽雜俎》)

雜戲

武帝時,郭舍人善投壺。以竹為矢,不用棘也。古之投壺,取中而不求還,故實小豆於中,惡其矢躍而出也。郭舍人則激矢令還,一矢百餘反,謂之為「驍」。言如博之羿棋,於輩中為驍杰也。每為武帝投壺,輒賜金帛。(出《西京雜記》)

小戲中,於為局一枰,各布五子,角遲速。名「蹙融」。段成式讀座右方,為之「蹙戎」。(出《酉陽雜俎》)

貞元中,董叔儒進博局並經一卷,頗有新意,不行於時。洛陽令崔師本又好為古文「樗捕」。其法:三分其子三百六十,限以二關,人執六馬,其骰五枚。分上為黑,下為白。黑者刻二為犢,白者刻二為雉。擲之,全黑乃為盧,其彩十六;二雉三黑為雉,其彩十四;二犢三白為犢,其彩十;全白為白,其彩八;四者貴彩也。開為十二;塞為十一;塔為五;禿為四;梟為二;撅為三。(二六者雜彩也。)貴彩得連擲,得打馬,得過關,餘彩則否。新加進六兩彩。(出《國史補》)

貞元中,有杜勸好長行。皆有佳名,各記有輕妙。夏中用者為冷子,取其似蕉葛之輕健而名之。(出《嘉話錄》)

今之博戲,有長行最盛。其具有局有子,子黑黃各十五,擲彩之骰有二。其法生於握槊,變於雙六。天後嘗夢雙六不勝,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。後人新意,長行出焉。又有小雙六、圍透、大點、小點、遊談、鳳翼之名,然無如長行也。臨險易者,喻時事焉。適變通者,方易象焉。王公大人,頗或耽玩,至於廢慶弔,忘寢食。及博徒用之,於是強各爭勝,謂之撩零。假借分畫,謂之囊家。囊家什一而取,謂之乞頭。有通宵而戰者,有破產而輸者。其工者近有譚鎬、崔師本首出。圍棋次於長行,其工者近有韋延祐、楊芃首出。如彈棋之戲甚古,法雖設,鮮有為之。其工者近有吉達。高越首出焉。(出《國史補》)

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

上一篇 下一篇 本書來源:開放文學網站

